

## 岁月去堂堂

小时候家教严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到外婆家玩几天；家境也清贫，过年的时候，才能穿上好看的新衣服；那个被压抑的、小小的我，最喜欢春天，春天有一种不加节制的美，百花盛开万物生长，疯狂而盛大，在到达三月之前，也要先过个年。

那种过年的期待曾经像鞭炮引线一样嗤嗤燃烧。除夕之夜的爆竹总是让我激动又哆嗦，我知道我的身体里也有一撮烟火药。然而到了大年初一晚上，在外婆的怀里躺下来，想到明天就是初二了，日子又将慢慢恢复平常，心里就涌起难言的情绪，是一种快乐之后的空虚，热烈之后的冷却……

没人知道，我从四月里播下第一颗棉花籽，就开始等过年了。种棉花是最有趣的农活，把打罐机用力踩进潮湿的泥土，拎起来再轻轻一抵，一只圆柱形的泥罐头就掉下来了。外婆把沾着绒絮的棉籽，放在一个个泥罐头顶部的小洞里，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好，等它们发芽了再移植。我很喜欢这道工序，总是在田间奔走着，抢过大人的打罐机，可是因为力气小，做出来的泥罐头总是支离破碎。这春天的耕种像某种神秘的仪式，田野里飘荡着我听不懂的咒语与祈祷。

到了夏天那些棉花就开了，一朵朵浅绿、粉红、米白，又轻盈又温柔，你无法想象，这样的花朵变成棉桃，会吐出云一样的絮，好看得让人想一口吃掉它，又想把它们全搂在怀里。

采棉絮我也喜欢极了，九月秋风初起，腰里围上一个土布兜兜，将忽然变白的棉花从棉桃里剥离出来，当然有一些好像也

不是那么白，有点黄，像二十瓦的灯泡发出的光那样，握在手里有一种毛边的温暖。

那时候我自己也在没日没夜地生长，所以没有耐心好好地目睹棉花是怎样成熟的。因为我真正等的，不过是其中的一大捧，快点变成我过年的新衣服。生长在农村里，连压岁钱对我都没有什么吸引力，我看不上供销社和路边小店里的那些小玩意儿，去远方的路又太远太长。我想要什么，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我希望自己每天都是崭新的，是大红的。

腊月头上，妈妈开始给我和弟弟裁剪新棉衣，棉花们松松软软地堆在竹匾里，是我摘来的，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于是就有了一点说不清楚的跟远方、跟长大有关的意味。饭桌擦干净了，一盏昏黄的电灯从房梁上垂挂下来，妈妈的大辫子映在墙上，随着剪刀的起伏左右晃动。我和弟弟就在忽闪忽闪的影子里做游戏。新棉衣的里子不值一提，总是穿久了穿破了的旧衣服拼起来的，但是外面真好看，是妈妈依着我俗艳的审美挑的，大红大紫，比春联还要浓烈。

更妙的是，妈妈会给新衣服绣花，往往是在袋口上，我告诉她我不要藤牵蔓绕的花花草草，我要绣狮子和老虎，还要山和大海，那都是我的生活里没有的。结果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给我绣的两匹小马，左顾右盼，飞扬的金色鬃毛，眼珠漆黑明亮，拽地一下从我的十岁光阴里穿过去了。这时候爸爸也把春联写好了，年年都会有一副写着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。它们凌乱地，喜气洋洋地堆在老式雕花床的踏板上。

□王春鸣

岁月一定是快进了，这样的年，幼小的，欢喜的年，仿佛倏地一下就溜走了。我像许多人一样，用一段长久而疲惫的岁月，遗忘了过年的真正欢喜。百无聊赖地过着年，漠然地完成该有的仪式和人情。故乡的村子里没有人种棉花了，妈妈的眼睛生了白内障，再看不见裁剪和绣花。只有爸爸，一年年写着他的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。但是今年，在应该是棉花盛开的季节，爸爸生病了。我藏起他的化验单，藏起我的悲伤和惶恐，忽然非常想到一片棉花地里去走走，去看看生命的奇迹。在他77岁这一年，我再一次盼着棉花成熟，絮来我过年的冬衣，那样他就78岁了。我盼着时光快些走，让我看见他的80岁90岁，又盼着时光慢些走，把离别能推多远推多远……

于是，从七月到十二月，日子有时快得像一团火，有时又慢得，像一袋袋500ml的点滴。文天祥在《除夜》诗中写“乾坤空落落，岁月去堂堂”，他的日子是方正笔直的，悲情里仍有铁血。而我完全不行，奢想着永远做个孩子的中年人，在年关将近时，在腊月的这个早晨，听见一只误入城市的布谷鸟不停地叫，布谷布谷，布谷布谷，叫得我心都要碎了。

我想不开，不如文天祥，也不像老子，知道天地是不仁，万物，包括人的生命都是刍狗而已。“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”世界美好奔放，人生如一场盛大筵席，如一幅春日美景，只有老子“我独泊兮，其未兆”，生命中最需防范的，是快乐之后的空虚，热烈之后的冷却，相守之后的离别。

## 观《瓦匠女人》

□仲崇俊

12月5日夜，寒风凛冽，细雨绵绵，现代通剧《瓦匠女人》在更俗剧院上演。

《瓦匠女人》讲述的是包工头倪瓦侯用工程队赚到的80万元搞投资被骗，年底被工人们讨债，有家难回；倪瓦匠的妻子何冬梅承包菜棚替丈夫还债、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。

通剧是以南通方言说唱的，而南通话又是著名的“滩通语”，外地人根本听不懂。我虽然在南通学习和工作20多年，但是，因为出生地的方言跟南通话不是一个语系，一直没有学会说南通话，遇上土得掉渣的方言还是听不懂。好在我有看电影大片的经验，一边看戏，一边看提词板，也看得是得心应手。

《瓦匠女人》的故事从车站送别开始，剧情沿着过年躲债展开。

序幕拉开，我的心情就随着主人翁的坎坷命运跌宕起伏。

瓦匠女人，在我们这个号称“建筑之乡”的农村里比比皆是。她们抚养子女、赡养老人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；她们割麦插秧、喂猪养羊，风风雨雨一个人；她们压抑情感，日日夜夜守着空房；她们操持家务、辛勤劳作，年岁岁保家平安。

但是，因为“鲁班小金人”的光芒照耀，在农村，她们是一群相对“有钱的人”。人们无法用含辛茹苦、忍辱负重、饮泣吞声等成语来描述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，也很少有人用心去关注她们生活上的七零八落，探讨她们



身体上的七情六欲，关心她们精神上的七荤八素。

黎化老师关注瓦匠女人，并且用地方戏曲的形式讴歌了这个群体自强不息的精神。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宽阔的眼界，独特的视角，高尚的情愫。

作为《瓦匠女人》的编剧，黎化老师根据每个演员的表演和唱功的特点编戏。演员们在台上尽情发挥，充分演绎着编剧心中的角色。可谓是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。“真诚”的何冬梅，“落魄”的倪瓦匠，“结巴”的季榜侯，“嬉皮”的牛小坡，“饶舌”的金娥，“精明”的婆婆……无一不是惟妙惟肖、活灵活现，使得全剧精彩纷呈。雅俗共赏的对白具有浓郁南通地方特色，就连“吵架”“骂人”也能获得满堂喝彩。

《瓦匠女人》作为现代通剧，它将古老的童子戏的乖戾奇特的声腔配上优美的现代歌词，用于瓦匠女人的激情“哭诉”，真是完美传承、天作之合，具有强烈的冲击力。

特别欣赏女主角何婷婷的一段表演唱，既充分发扬了童子戏“哭”的声腔传统，又淋漓尽致地演绎了现代通剧的创新魅力。

演出结束，演员谢幕，全场观众起立，长时间热烈鼓掌。编剧黎化手捧鲜花，走到舞台中央演员们的中间，接受掌声和欢呼。

我远远地向被鲜花和演员簇拥着的我的朋友黎化挥挥手，以示祝贺。

## 聊聊围巾

□张芳

冬的气息渐次浓酽，这日有闲，便在衣橱里挑挑拣拣，准备找些衣物御寒。

看到那些羊毛围巾了。纯白的、烟灰色的、鲜红的、红蓝相间的，一条条手感轻柔，姿态曼妙，齐齐垂着华美的流苏。试着将其中一条绕在项间，一种柔情似水的感觉顿时漾遍全身。微微一笑，便对着围巾想起心事来。

冬季，大约没有谁能抗拒围巾的魅力吧。你当然是竖起大衣领子并扣上的，但没用，那朔风就是有本事透过厚厚的冬衣，带给你阵阵透心凉的寒意。这时，若是能围上一条羊毛围巾，就好过多了。柔美的围巾捂紧你的耳朵（可怜的耳朵，它都快失去知觉了），护紧你的脖子，又绵密地护住你的胸口，如此这般，走在冰雪中的你，身上霎时就暖洋洋起来。那份舒适惬意，大抵就像你和家人在冬夜围炉，不经意抬头看窗外，却见夜空中正静静飘着鹅毛大雪一样吧。

当然，围巾的可喜除了保暖功能外，亦另有动人心处。

你喜欢白围巾吗？反正，我是白

围巾的拥趸。白围巾那种不掺一丝一缕杂质的纯洁常令我凝视得心碎。

我知道它在说什么，它说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染尘埃。”洁身自好的又是快

乐的。和白围巾相对，我有时会听它在喜悦地念另一首诗，那是南北朝陶弘景的句子：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；只可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白围巾真是有一种见之忘俗的气质。

对灰围巾的爱慕里却多了一层敬意。灰围巾如烟如雾深思索的颜色，总让我想起在冬天的暮色里，在有着落地窗的房间里，一个中年男子背对镜头，默默伫立在窗前吸烟的情形，然而严肃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分外柔软的心。你若细细端详灰围巾的灰色，会发现它的落寞、深思和低调里，有一种难以描绘的执著。于是你便情不自禁地想到，这是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灰，是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的灰。有着成熟美感的灰围巾是可以和白围巾平分秋色的。

红围巾像是大家庭里最受宠爱的小女孩儿。细想来，也只有那种家境富裕，身体健康，性格明快且尚在稚龄不解情为何物的女孩儿戴它才好看。就好比《红楼梦》里众金钗赏雪，虽说那日女孩儿们大多戴了大红羽毛斗篷，但唯薛宝琴披了鲜红的斗篷在雪地里折梅才得众人夸奖，黛玉宝钗湘云探春这般装束终是差了一截。红围巾也是这般挑人，但我却仍



雪柳映寒波 陈建华摄

## 冬天的氛围

看一则新闻很有趣，说日本北海道函馆市热带植物园中的74只猴子又泡上温泉，可以舒服地度过寒冬了。游客们看到猴子们舒服地泡在温泉水中，微闭双眼，表情惬意，羡慕不已，发出“人不如猴”的感叹。

冬天的氛围是最适合泡温泉的。于是，想在这个冬天去一个落雪的地方旅行，泡泡温泉，因为南方的冬天很少下雪。想象自己泡在露天温泉里，看天空中飘扬的点点雪花，温泉的热气向四周氤氲散开，冬天的风舞动着树枝，雪花扑簌簌地落下，会有恍如仙境的感觉吧。

冬天最适合大快朵颐，养膘御寒。可嗑坚果类的零食，可小酌，还有吃火锅。今年冬天一到，我就网购了很多坚果。喜欢下着冬雨的周末，宅在家中嗑着脆皮小核桃，泡一杯咖啡，窗外北风呼啸，室里温暖如春，时光在香香脆脆中流淌，空气中弥漫

着幸福的可口味。天冷了，邀三两个好友一起涮涮火锅，小酌几杯，可家长里短，亦可风花雪月，岂不快哉？白居易有诗云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这首诗为什么一直备受追捧，因为里面的场景，镜头，特别有生活气息，所有的元素叠加起来，美极了，这么好的氛围怎么可以不喝小酒助兴呢？火炉上锅子里“突突突”地炖着肉，红酒在一旁醒着，盘子里自然少不了青菜豆腐，这两样菜是冬天的主角，简单又美味。朱自清在散文《冬天》里写道：“说起冬天，忽然想到豆腐。是一‘小洋锅’（铝锅）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。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。”豆腐成了白狐大衣，那青菜就是绿萝裙。

冬天还是适合看剧或深阅读的季节，看剧最易消磨时间，阅读的话可以读得进四季轮回，吾爱冬天。

□梅莉

经典。不论是在雪花飞舞的北方还是在清寒可人的南国，白天窝在沙发上，捧一杯热饮，读一本厚厚的书；还是在冬天的长夜，一盏灯，一本书，倚在床头，静静阅读，都是一种美妙的日常体验。连一些平时看不进去的书，也能读得兴致盎然，或许是冬天宁静的氛围所致。

最近看张岱的《夜航船》，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，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，古今中外穿插着看，感觉不累。原本风马牛不及的几本书，我竟然从中读出殊途同归之感，张岱的幽默、苦涩与清醒，林语堂对苏东坡的惺惺相惜，波伏娃对女性独立的呐喊，都在追寻生命的终极意义吧。想象这几个大咖如果隔着时空相遇，或许有语言障碍，但林先生可做翻译，他们会热烈地交谈与辩论么。有大智慧的人，思想多有共通之处。

四季轮回，吾爱冬天。

## 丰子恺画笔下的冬天

冬天到了。晨起看到路上有不少落叶，红黄褐绿，浸在小小的水洼里，色彩更浓烈，被黑色的柏油路面衬着，像一幅画。陶渊明《四时》诗中写道：“春水满四泽，夏云多奇峰。秋月扬明辉，冬岭秀孤松。”四季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。

丰子恺先生有一幅以《冬岭秀孤松》为题的漫画。画面中远处是连绵的山峦，一棵青松卓然而立，经冬不凋。山上除了松树没有其他绿色，山下的一块大石头附近却有几丛郁郁的绿草，与青松的绿遥相呼应。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上，两个男子相对而坐，举杯对饮。洒脱悠闲之情，丝毫不受冬日寒冷的影响，让我觉得他们二人也是冬岭上的青松。

关于冬日青松，丰老先生的漫画《堆雪人》也有展示。雪后初霁，小院外的场地上，已经堆起一个高过人头的大雪人，它戴着高高的帽子，手臂里插一面小三角红旗，笑咧开了嘴。旁边有一红衣一蓝衫的孩子，红衣者伸手在给雪人做最后的整理，蓝衫者手握

扫帚奋力扫雪，另有一个戴帽围围巾的大人也在扫雪，他们是准备再堆一个雪人吧。院墙边，两棵苍绿的松树并肩傲雪而立，在白茫茫中尤其出挑。题画诗为：门前双松，终岁青葱，不识衰荣。

看着这幅画，不禁想起堆雪人打雪仗的往事，即便在雪地里冻得双手通红，还是兴致勃勃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可惜那些简单的乐趣，很多年都没有体会过了。走到窗边看看灰沉沉的天空，不禁期待这个冬天能遇见一场漫天大雪。

冬日傲雪的还有蜡梅。丰老先生的漫画《瓶梅》题诗道：“篱角梅初发，一枝轻折来。可怜心未死，犹向胆瓶开。天青色的瓷瓶，清新脱俗，一枝蜡梅斜分而出，含苞、怒放各具其美。旁侧一个烟盒，上搁一支香烟，烟雾袅袅升起。

初看这画，我不明白这画的寓意，后来读到杜甫见到篱角秋瓜而作的诗句：“一辞故国千经秋，每见秋瓜忆故丘”，才明白篱角

□黄晔

是触发乡愁诗意的意象。俞平伯评价丰子恺先生的画作：“一片片的落英，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。”如此，我妄自揣测，这画里是不是也应写满乡愁？

丰子恺先生看淡世事，内心安宁，画笔下流露的多是尘世的温情。比如他的漫画《冬日可爱》：一位头戴棉帽蓄着胡须的老人，双手揣在棉袍袖子里，坐在门前，旁边坐着同样打扮同样姿势的孙儿，祖孙俩懒懒地晒着太阳，很是享受。老人脚边蹲着一只黄狗，小狗崽仰面看着妈妈，门槛上一只猫咪被太阳晒得眯起了眼睛，窗口处搁着一盆盆栽，叶绿花红，生机盎然。院子里，公鸡母鸡带着小鸡仔觅食，几只鸭子嘎嘎地悠闲踱步……温馨的气息弥漫在画幅中，也浸润了读者的心。

冬日里的小确幸莫过于“猫冬”，我的猫冬和这祖孙有点相似：搬了藤椅到阳台上，背对阳光坐着，随意翻几页闲书，喝茶吃点心，或者眯着眼睛看看花，打打瞌睡，冬日就是这样暖暖的可爱。